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漢通西南夷

漢武帝元光五年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

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

道西北徯柯江徯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

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節夜

郎夜郎者臨徯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立一寨八土

唐蒙請通夜郎道

唐蒙通夜郎
發多詞約

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蒙家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各爲外國臣實州王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臣以漢之通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

發巴蜀卒治
道民大驚恐

上使司馬相

如責唐蒙等

斥諭告以非

王意

司馬相如請
通邛笮冉駹

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夔道指牂柯江作者
數萬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滋誅其桀率
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
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時邛笮之君長聞
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
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
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
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
使及副使王然平等乘傳因巴蜀使幣過邛笮賂西夷

公孫弘奏西
南夷無所用

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益斥西
至沐若水南至牂柯爲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
都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天子大說正是時巴蜀
四郡鑿山通西南夷道千餘里戍轉相餉數歲道不
通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
擊費以鉅萬計而無功上患之詔使公孫弘視焉還
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

元朔三年冬以公孫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
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爲罷敞

公孫弘諫通
西南夷置蒼

海案朔方爲
朱買臣等所
難乃易其辭

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春罷蒼海郡，秋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葆，就專力城朔方。

張騫言身毒
國可通於
王然于柏始
昌昌越人等
西道並出

元狩元年，初張騫自月氏還，爲天子言身毒國去蜀不遠。天子欣然，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出馳出井，出徒出邛，燹指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徠，南方閉雋、昆，更明之屬。

昆明殺身漢使

滇王當羌與

夜郎侯不知

漢廣大

諸盛言滇

觀淵

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戰

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畧漢使終莫得通於是漢以求
身毒道始通滇國滇王當羌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
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王不
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
意焉乃復事西南夷

三年秋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
昆明池以習水戰是時法旣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
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
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以故吏弄法皆論令伐棘

上林穿昆明

元鼎六年冬

義侯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

恐遠行旁國

虜其老弱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捷爲

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遣中郎

將郭昌衛廣將而擊之誅且蘭及邛君

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夜郎遂入

朝正以爲夜郎王毋駘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

爲越巂郡笮都爲沈黎郡毋駘爲汶山郡廣漢西白

馬爲武都郡

郭昌衛廣誅

且蘭及邛君

笮侯遂平南

夷

南越滅而夜

郎始入朝

漢以邛笮等

爲四郡

郭昌衛廣擊
滅勞深靡莫
而滇國請降

元封二年。初，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枝，未肯聽。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於是上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金印，復長其民。是時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

郭昌擊勝昆
明而其地終
不得

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計鹽
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
不敢言擅賦法矣

六年漢旣通西南夷開五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歲
遣使十餘輩出此初郡皆閉昆明爲所殺奪幣物於
是天子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
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昭帝始元元年夏益州夷二十四邑三萬餘人皆反
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犍命往

擊大破之

呂辟胡將兵
不進為姑繒

棄榆所敗

漢立鈎町侯
海波為王

四年西南夷姑繒棄榆復本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
益州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
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冬遣大鴻臚田廣
明擊之

六年詔以鈎町侯母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有
功立以為鈎町王賜田廣明爵關內侯

張溥曰南夷君長夜郎最大其西滇最大自滇
以北邛都最大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

名爲嵩昆明。自嵩以東北。徙葑都最大。自葑以東北。冉駹最大。自駹以東北。白馬最大。背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後大抵屬漢。南夷爲牂牁郡。邛都爲越巂郡。葑都爲沈犁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滇爲益州郡。大漢兵威蕩定郡。氏。雄哉。孝武誠足總八蠻。制六合矣。班固云。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繇涉何。頗咎三方之開。自好事之臣。然南粵者桂林南海象郡。閩粵者閩中。齊東粵。

者東甌郡秦所置也。朝鮮則周封殷太師之國。戰國時朝鮮準僭稱王。屬于後燕。燕人衛滿破。下準有其地。是皆中國臣屬。或貳而討。師猶有名。西南夷則椎結編髮。去中國遠。南夷之端于番禺。見枸嚮于大夏。見邛竹杖。始知其路。卽無通於漢。奚病焉。且唐蒙請通南夷。夜郎司馬相如且請通西夷。邛苻比巴蜀四郡。戍饑不通。夷又數反。上遂罷西夷。獨事南夷。繼聞張騫言。則西夷之使復出。彼使外國。馳絕域者。孰侈所聞。

歸告天子。僅愈于方士之無根。神山之未見。天子卽信好之。玉帛弓矢。洋溢荒徼。以輜軒博物之言。窮生靈暴露之患。功卽非常事。誠得已。淮南王安諫伐閩越。莊助往諭。以指公孫弘請罷蒼海朔方之役。朱買臣等難以十策。帝果以蠻夷山川地圖寸數用兵。非難哉。厭常說而樂奇聞。志將馳騫并包而不反也。西南夷君長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又最寵。史書異之。或者天亦欲諸夷上通中國。是以蒙翥相如建其說。

郭昌衛廣奮其威。適與時會歟。

魏隱秀

南齊書

卷一百一十五

齊書志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宋 建安袁樞編次

淮南謀反 太倉張溥論正

漢文帝前三年 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

娠及貫高事發美人以坐繫河內美人母弟趙兼囚

辟陽侯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

恚卽自殺吏奉其子詣上上悔名之曰長令呂后母

之而葬其母真定後封長爲淮南王淮南王蚤失母

淮南王稚殺
畜食其爲大
下除貳報毋
之仇

袁盎諫曰

注太驕

常附呂后故孝惠呂后時無患而常心怨辟陽侯以爲不彊爭之於呂后使其母恨而歿也及帝卽位淮南王自以暈視驕蹇數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從上入苑圍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見辟陽侯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劉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爲親故赦弗治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淮南王淮南王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淮南王

淮南王得薄
招書不說而
及

丞相等奏淮
南王罪當棄
市上張而徙
之

六年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制吏請
自置相二千石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
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
與書風諭之引管蔡及代項王濟北王興居以爲儆
戒王不說令大夫但士五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
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
匈奴事覺有司治之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
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奏長罪
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徙處蜀郡嚴道邛

袁盎論淮南

士剛不堪淮

折

袁盎譖斬丞

相御史而節

不從

郵盡誅所與謀者載長以輜車令縣以次傳之袁盎
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淮南
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
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淮南王果
憤恚不食死縣傳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
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今爲奈何盎曰
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卽令丞相御史逮
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
葬淮南王於雍置冢三十六其間烈女四

新
以民歌德

賈誼諫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

七年民有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
春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爲列侯賈誼知上
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之悖逆天道天下
孰不知其舉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
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
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
大父與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發忿快志
刻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

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
策。不便于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
之中。卽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
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上弗聽。

十一年夏六月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

十六年夏四月徙淮南王喜復爲城陽王。立淮南厲
王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

景帝前四年。初七國反。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
將兵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淮南以故得完。

事見七
國之叛

武帝重淮南
安王材高

田蚡與淮南
王相結

賓客多以彗
星說王起兵

武帝建元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爲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每宴見談語昏暮然後罷安雅善武安侯田蚡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元朔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毋朝五年初淮南王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其羣臣賓客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或說王曰

雷被不得於
太子亾之長
安上書

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
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然乃益治攻戰具積金
錢郎中雷被獲罪於太子遷時有詔欲從軍者輒
詣長安被卽願奮擊匈奴太子惡被於王斥免之欲
以禁後是歲被亾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蹤
迹連王公卿請逮捕治王太子遷謀令人衣衛士衣
持戟居王旁漢使有非是者卽刺殺之因發兵反天
子使中尉宏卽訊王王視中尉顏色和遂不發公卿
奏安壅闕奮擊匈奴者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旣

淮南王自傷
以仁義見制

衡山王聽其
后徐來之言
囚太子而佩
太子孝以王
印使爲反具

而安自傷曰吾行仁義反見削地耻之於是爲反謀
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
聞淮南王有謀恐爲所并亦結賓客爲反具以爲
淮南巴西欲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衡山王后徐
來譖太子爽於王欲廢之而立其弟孝王囚太子而
佩孝以王印令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
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
喜作輜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秋衡山王當
入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衡

上亦賜衡山
王不朝

山王卽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爲反謀案
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言
上無男漢不治卽喜卽言漢廷治有男王安得此
言非也王召中郎伍被與謀反事被曰王安得此
國之語乎臣見宮中生荆棘露濡衣也王怒繫伍被
父母囚之三月復召問之被曰昔秦爲無道窮奢極
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六七高皇帝起於行陳之中
立爲天子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亾而動者也今

王
被三諫王
反

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王四郡。國富民衆。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然破於大梁。犇走而東。身死祀絕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萬倍吳楚之時。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棄千乘之君。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涕泣而起。王有孽子不害。晁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陰使人告太子謀殺漢中尉。事下廷尉治。王患之。欲發。

伍被諫臣不
聽不得已爲
言發兵權變

復問伍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
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吳何知
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絕成臯之口。
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左吳趙賢朱驕
如皆以爲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必如
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當今諸
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
國豪桀高貲於朔方。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詔
獄書。逮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

淮南王獨憚
汲黯輕丞相
弘等

上隨而說之，儻可微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欲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卽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會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

內史中尉不
至而王謀不
訖發

王聞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
至內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獨殺相無益也卽罷相王
猶豫計未決太子卽自到不殊伍被自詣吏告與淮
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
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
公卿治其黨與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十二月淮
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
太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
首爲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與淮

南王相結交私論議主厚賂遺助上薄其罪欲勿誅
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明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
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衡山王上書請廢
太子爽立其弟孝爲太子爽聞卽遣所善白羸之長
安上書言孝作輶車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會
有司捕所與淮南謀反者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
吏劾孝首匿喜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卽先自告所
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王
自剄死王后徐來太子爽及孝皆棄市所與謀反者

二獄連引
數萬人

皆族。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桀等死者數萬人。

張溥曰。史言淮南王長剛戾。谷口之謀泄。而身歿。歿輜車罪不足憐。然觀其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剉之。馳走闕下肉袒謝。雖豫讓荆卿。不若是氣決也。辟陽之罪。莫大於侍太后監宮中。厲王責以巨罪而不之及。蓋爲親諱也。文帝心知辟陽大惡。難於顯言。快心厲王之一擊。而赦弗治。亦所以全親也。若以春秋之義斷之。厲

王專殺之罪小。討賊之功大。帝錄其功而赦其罪。因其念親之誠。而教以忠孝之道。自此世爲賢藩臣可也。迺日驕縱之而生其邪謀。則文帝之失也。袁盎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嗟乎。此豈特爲厲王言哉。繇而不察。安賜之變。又見告矣。文帝悼傷民歌。封厲王四子。賈誼痛言其禍。引白公爲戒。然孝景三年。吳楚七國之叛。使使往來廬江。弗應。衡山堅守。淮南王安欲發兵應之。爲相所制。乃復爲漢。當時

皇帝褒美貞信勞苦卑濕賜謚徙地淮南諸子
恩厚最著彼亦何嘗有反側之行邪辟之心哉
卽安數欲反謀之伍被被極陳患害安爲氣結
流涕令被堅守其言請以死爭則安謀當寢而
執義不固蹤跡覆敗是所謂君非其君臣非其
臣也衡山王賜惑於其后徐來囚太子爽而佩
次男孝以王印遂至太子告變闔室誅死跡其
所造輜車鏃矢璽印反具亦以備淮南耳非果
倍漢而自爲也而二子構釁陰事宣露衡山之

歿歿於家人。非教訓不豫之故哉。予嘗論淮南
父子之不得其歿。長失於剛。安失於文。賜失於
愚。而禍本在於無嚴傳相傳相。無人在王左右
者。大逆則爲柴武。開章之聚兵。小逆則爲雷被
白羸之上書。大逆負漢。小逆負王。奸人之志。要
在破人父子。危人君臣。滅人社稷而已。他又何
所計焉。袁盎陰賊著心。長於傾仄。獨論淮南事
事實而近理。亦尚論者所節取也。

率實而重也亦尚論其刑賞也

後信風寒盡創如善小其成則天賦備其南一

至如人父子或人孫引成人極賢而子此又何

自顯之士害大其子此亦王秋人之志要

其子此亦王秋人之志要

愚而顯本至其子此亦王秋人之志要

父子之不得其及夫婿顯安也公文顯之

及夫婿顯安也公文顯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止

漢通西域

漢武帝元朔三年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
祁連間爲疆國匈奴冒頓攻破之老上單于殺月氏
王以其頭爲飲器餘衆遁逃遠去怨匈奴無與其擊
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漢中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
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騫十餘歲騫得間亡鄉月氏

張騫留匈奴
中十餘歲始

得匹走月氏
五大宛

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爲發導譯，抵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爲王，旣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乃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會伊穉斜逐於單，匈奴國內亂，騫乃與堂邑氏、奴甘父逃歸。上拜騫爲太中大夫，甘父爲秦使君。騫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元符元年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爲天子言西域諸

騫同行百
餘人，唯二人

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
馬馬汗血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
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
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
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
羌南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
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
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
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

著與大夏同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羗中險。羗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

元鼎二年。渾邪王旣降漢。漢兵擊逐匈奴於幕北。自

漢兵擊匈奴
八卷廿

張騫請召烏
孫居渾邪地
以斷匈奴右
臂

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烏
孫王昆莫本爲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
匈奴攻不勝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
空無人蠻夷俗戀故地又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
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
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
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
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數萬齎金幣帛直
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他旁國騫旣至

烏孫昆莫見騫禮節甚倨騫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爲夫人結爲兄弟其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騫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因令窺漢大小是歲騫還到拜爲大行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

六國南北有六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河有兩原一出蔥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鹽澤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

高孫王不肯
東還漢乃於

渾邪王故地

置酒泉郡後

又分置武威

郡

帝遣使者求

宛汗血馬

張騫以通西

域尊貴吏士

爭上書求使

外國

孫王既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天子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齋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六年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征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

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
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
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
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
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
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
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
車師小國當空道攻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
又時遮擊之使者爭言西域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

趙破奴王恢
以擊樓蘭破
車師封侯

是天子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
千餘里至浮沮井而還。匈河將軍趙破奴將萬餘騎
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而還。以斥逐匈奴不使遮
漢使皆不見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
煌郡徙民以實之。

元封三年冬十二月上遣將軍趙破奴擊車師破奴
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
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春正月甲申封破奴爲浞野侯
王恢佐破奴擊樓蘭封恢爲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障

至玉門矣

六年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
匈奴聞烏孫與漢通怒欲擊之又其旁大宛月氏之
屬皆事漢烏孫於是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
天子與羣臣議許之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以江
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往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王

漢以江都王
建女細君爲
公主往妻烏
孫

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以爲左夫人
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
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天子聞而憐之間

公主不肯嫁
昆莫孫岑
而天子詔從
其俗

安息獻鳥卵
駭人於漢

歲遣使者以帷帳錦繡給遺焉。昆莫曰：我老欲死，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爲昆彌。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諸小國驩潛、大益、車師、扞罕、蘇籛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西國使更來更去，天子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

西域待匈奴
使過於漢使

使車令等持
千金及金馬
至宛請善馬

賞賜酒地肉林令外國各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
漢之廣大傾駭之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爲酒多苜
蓿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天子種之於離宮別
觀旁極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過於
漢使焉
大初元年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
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
請之宛王與其羣臣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
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

魏定漢等言
二千人可以
虜死王

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
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
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
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
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常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
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可盡虜矣。天子
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漢等言爲然。
而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爲貳師將軍，
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

貳師等爲郁
成所破遂引
兵還

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
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
二年貳師將軍之西也既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
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
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
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計至
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至燉煌士
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
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

天子遣使遮
玉門貳師懼
留燉煌

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
貳師恐因留燉煌

三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
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
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爲外國笑乃案言伐
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
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
匹驢橐佗以萬數齎糒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
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

拜習馬者
人爲執驅馬
校尉以備破
宛擇馬
貳師屠輪臺

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
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衛酒泉而發天下
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壻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
毋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爲兵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
徒相連屬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備破宛
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
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
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
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

宛貴人殺王
毋寡而約出
善馬

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
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厓
善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解。乃
力戰而死。未免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其外城
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持王毋寡
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
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
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是時
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

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爲來誅首惡者毋寡
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
救宛破漢軍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
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
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
名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初貳師起燉煌西分爲
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將千餘人別至郁成郁
成王擊滅之數人脫亾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
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

引成擊滅王
甲生上官桀
復擊破郁成

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
貳師。上邦騎士趙弟恐失郁成王，拔劍擊斬其首，追
及貳師。四年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
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爲質焉。軍還，人馬
千餘匹，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
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錄其
過，乃下詔封李廣利爲海西侯，封趙弟爲新時侯。以
上官桀爲少府，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

上詔任文抽
樓蘭王樓蘭
工願徙居漢
地

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謫過行，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匈奴聞貳師征大宛，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卽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玉門關，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薄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

宛貴人殺昧

蔡立弟寡昆

弟蟬封爲王

漢因而鎮撫

之

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

護以給使外國者後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

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蟬封爲宛王

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蟬封

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

昭帝元鳳四年初扞罕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

貳師擊大宛還將賴丹入至京師霍光用桑弘羊前

議以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龜茲貴人姑翼謂其

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

姑翼說龜茲

王殺賴丹

傅介子責樓
蘭龜茲王皆
服

必爲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樓蘭王死匈奴先
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爲王漢遣使詔新王令
入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
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檐糧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
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爲匈奴反問數遮殺漢使
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駿馬監北地傅介子使大
宛詔因令責樓蘭龜茲介子至樓蘭龜茲責其王皆
謝服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會匈奴使從烏孫還在
龜茲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

介子請刺龜
茲上霍光令
之先驗於樓
蘭

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
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
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
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
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
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
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求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
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
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

介子刺殺
樓蘭王安歸

善
立其弟尉屠

更樓蘭國名
爲鄯善

鄯善王請漢
遣將田伊循

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上。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歿。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安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外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城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

城

漢封范明友
偶介子爲侯

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曰伊循以填
撫之。秋七月乙巳、封范明友爲平陵侯、傅介子爲義
陽侯。

臣光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
蘭王旣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
懷矣。必以爲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
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
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彊，而爲盜賊之謀於蠻
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爲奇功過矣。

季父子翁歸

靡小傳國於

靡

楚一妻岑陬

後妻翁歸生

三男兩女

常惠問龜茲

王斬賴丹之

罪斬姑翼而

還

宣帝本始二年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

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

且歿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

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生三男兩女長男

曰元貴靡次曰萬年次曰大樂 上遣光祿大夫常

惠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事見匈奴歸漢三年上復遣常

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

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帝不許大將軍

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四

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
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
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
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卽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
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元康元年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
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許欲自託
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
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

莎車國人請

孫公主少

子萬年爲王

萬年暴惡呼
屠徵殺之而

自立

翁歸靡請以
元貴靡尚主
蕭望之以爲
不可許

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
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
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
國自立爲王
神爵二年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
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
畔絕匈奴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爲烏孫絕
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
業乃以烏孫主解憂弟相夫爲公主盛爲資送而遣

烏孫貴從本
約立泥靡爲

昆彌

蕭望之請徵
還少主

烏孫狂王復
尚楚主

之使常惠送之至燉煌未出塞聞翁歸靡死烏孫貴
人共從本約立岑陁子泥靡爲昆彌號狂王常惠上
書願留少主燉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
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爲烏孫持兩端
難約結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
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與天子從之徵還少
主

甘露元年夏四月烏孫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
賜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

楚主與魏和
意任昌謀誅
狂王反爲細
沈瘦所圍

漢斬和意昌
以謝狂王

昌就屠襲殺
狂王自立爲
昆彌

候任昌至烏孫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
遂謀置酒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
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
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
持醫藥治狂王賜金帛因收和意昌係瓊從尉犁檻
車至長安斬之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
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
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是歲漢遣
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燉煌通渠積穀

鄭吉使馮夫
人說烏就屠

降漢

馮夫人持節
並立元貴靡
烏就屠而罷
辛武賢兵

欲以討之。初漢主侍者馮嫫，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爲公主使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以自處。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送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翎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

楚主年老請
歸遂卒京師

馮夫人韓宣
講使烏孫輔
星靡

谷因爲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
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
三年五月烏孫大昆彌元貴靡及鴟靡皆病歿公主
上書言年老出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
之冬至京師待之一如公主之制後二歲卒元貴靡
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弱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
星靡漢遣之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太監皆可
賜以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其後段會宗
爲都護乃招還亾叛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

陳湯料度會
宗烏孫之圍
必解不必發
城郭燉煌兵
性救

成帝建始四年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
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將軍鳳
及百寮議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
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申
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
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
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
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
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

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陽朔四年閏九月，烏孫小昆彌烏就屠歿，子拊離代立。爲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爲小昆彌。日貳亾，阻康居。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亾從日貳刺殺之。於是西域諸國上書願復得前都護。

西域諸國願
復得前都護

段會宗上從之城郭諸國聞之皆翕然親附

元延二年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爲降民所殺諸翎

侯大亂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光

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安日弟末振將爲小昆彌定

其國而還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爲所并

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

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爲大昆彌

久之大昆彌翎侯難栖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犁靡代

爲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遣段會宗發戍已

末振將使烏

日領刺殺雌

栗靡難栖又

殺末振將

漢使毘會宗
誅番丘安犁
靡圍之會宗
好宗以解

校尉諸國兵卽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
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卽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
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之罪。
卽手劔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安犁。
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令圍守
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鄧支頭縣橐街烏孫所
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
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
罪。卽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

漢遣段會宗
孫建備單爰

是

孫孫分立兩

昆彌漢爰勞

無寧歲

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

斤。會宗以難栖殺末振將。奏以爲堅守都尉。責大祿

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末

振將弟單爰寔本共謀殺大昆彌。將衆八萬餘口北

附康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漢復遣會宗與都護

孫建并力以備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漢用憂勞。且

無寧歲。時康居復遣子侍漢。貢獻。都護郭舜上言。本

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

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輪遣。交

郭舜請歸康居侍子絕勿復通

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旣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買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

終羈縻不絕。

張溥曰漢武帝元光二年擊匈奴。元鼎二年通西域。誘擊匈奴之策。發于王恢。一不效。立誅死。西域始自張騫。元朔三年。騫即官太中大夫。出使十餘年。方得通。初行百餘人。惟二人得還。帝未嘗詰責也。匈奴數爲漢患。攻邊塞。西域則去漢遠絕矣。史言帝賂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嶲。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誠其貴異物。勞中國也。帝伐匈奴。專

任衛青霍去病雖士卒耗敝多斬獲立功伐宛之役則欲侯寵姬李氏而將廣利大發兵車挫于郁成逾年僅能斬宛王母寡取善馬數十匹得不補失重困海內至張騫失侯說招烏孫以公主妻其王辱國甚矣昆莫初尚江都王女旣苦老欲使孫岑陬尚之公主不肯聽天子報從其俗宣帝之世楚主妻岑陬肥王狂王復室焉老年土思哀愈黃鵠夫武帝欲制兩越則通西南夷欲斷匈奴右臂則通西域人臣喜事必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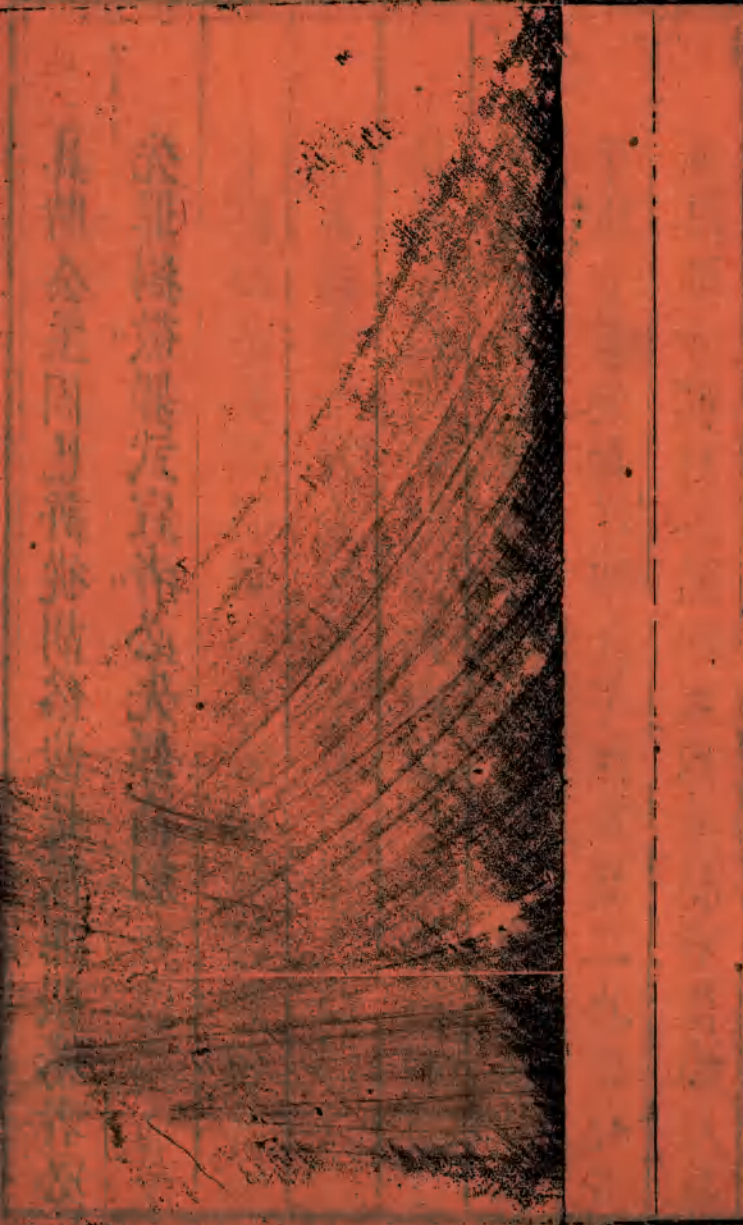
天子所急以說申之。及西域既開，大宛、月氏、大夏、烏孫于寘扞罽諸國咸以義屬。方謂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聖天子德威無二也。乃公主下嫁，鳥獸不別，絕漠未窮，閨門先黷。漢直爲夷，烏足道哉！武帝雄材大略，欲駕文景而慚德有三。董偃幸于竇太主而不誅，以樂大尚衛長公主。詔細君從烏孫俗是也。宣帝能揚呼韓稽顙之威，不洗楚主烝報之恥。其循孝武之失而未察乎！抑劉敬始議和親，高祖降家人子于單于。

其時公主固已許從胡俗哉。是故罪張騫者必
先罪劉敬。罪武宣者必先罪高祖。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三終

世宗皇帝本紀卷之三

十一



世宗皇帝本紀卷之三

世宗皇帝本紀卷之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武帝伐匈奴

蘇亮因王恢
上言請誘匈奴

漢武帝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豪犇壹因大行王恢言
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
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疆
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
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

韓安國言勿

擊匈奴便王

恢力折之節

遂從恢議

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悉之故耳臣竊以爲
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
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
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結和親至
今爲五世利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
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怒者非力不能
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歿中國構
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
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

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
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
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
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
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
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其處。以爲之備。審遮
險阻。以爲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
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夏六
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

聶壹詐斬罪
囚誘匈奴人
馬邑

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
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
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
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
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
歿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
長吏已歿，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
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
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

馬門尉史告
以漢兵

單于引兵還漢兵追之不及

王恢不敢出擊胡輜重反自稱完士三萬人

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十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

上欲誅王恢
以謝天下川
蚡亦不能解

獨青公孫敖
公孫賀李廣
出擊匈奴
青胡胡
之百人

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
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
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
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
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
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六年冬匈奴入上谷殺畧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
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
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衛青至

李廣爲胡所
得復脫歸

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爲胡
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爲胡所敗。胡生得廣。置兩馬
間。絡而盛卧。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上
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赦。廣吏當斬。贖爲
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秋。匈奴數盜邊。漁陽尤甚。
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

元朔元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畧二千
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畧千餘人。安
國益東徙。屯北平。數月。病死。天子乃復召李廣。拜爲

韓安國病死
帝復召廣爲
右北平太守

衛青斬首虜
數千人

上父偃嚴安
不伐匈奴拜
爲郎中

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臨菑人主父偃嚴安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奸戰必凶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

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沮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歿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輿地河率三十石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

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亾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

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曰。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攻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若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燹畧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書奏。天子召見。

衛青李息取
河南地其校
尉皆封侯

上用主父偃
計築朔方城

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

五年冬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畧吏民千餘人遣衛青
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
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
河南地詔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張次公皆有
功封建爲平陵侯次公爲岸頭侯主父偃言河南地
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
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上竟用偃
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萬人築朔方城復繕故

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右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于降漢。

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卒。

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郡太守恭及畧千餘人。

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畧千餘人。

四年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畧數千。

人平其口也人外昭然

大破右
天子使

役即於
拜為大將軍

五年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
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
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
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
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擊匈
奴右賢王以為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
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
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

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
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諸將皆
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
伉不疑登皆爲列侯秋匈奴萬騎入代殺都尉朱
英畧千餘人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以合騎侯公
孫敖爲中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右將軍翁侯趙信爲
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
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太將軍斬首數千級

趙信兵敗降
匈奴

而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大夏四月，衛青復將
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
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
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信翁侯。及敗，匈奴誘
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建盡亾其軍，脫身亾，
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
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閼長史安曰：「不
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
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

蘇建乘軍脫

亡衛青不敢

擅誅而歸之

天子

霍仲孺私通

衛少兒生霍

去病

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
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
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
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
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初平陽縣
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私通生霍
去病去病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擊匈
奴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
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

帝封霍去病
沛賢爲侯

單于以趙信
爲自次王妻
之以姊信教
單于誘罷漢
兵

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
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
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級。封賢爲衆
利侯。是歲失兩將軍。亾翁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
益封。止賜千金。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贖爲庶人。單
于旣得翁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
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
于從其計。是時漢北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
之士。受賜黃金三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歿者十餘

漢置武功爵
而吏道益雜

去病大破匈奴
而益封

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上太夫者得先除爲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元狩元年夏五月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二年三月霍去病爲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

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詔益封去病二千戶。夏
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
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
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
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
馳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
乃安。廣爲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
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
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

李廣與之敵
力却胡而仍
無賞

帝封去病禪
將趙破奴高
不識僕多皆
爲侯

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歿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歿。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而票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失不相得。票騎將軍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禪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禪將有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爲從票侯。校尉高不識爲宜冠。

博望侯合騎
侯皆當斬贖

為庶人

票騎日親貴
比大將軍

渾邪王與休
屠王謀降漢

侯校尉僕多為輝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
會當斬贖為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
票騎票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
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
由此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 匈奴入代鴈門
殺畧數百人 秋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
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
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
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

後唐王後悔
渾邪王殺之

渾邪王裨將
多不欲降漢
崇騎斬其欲
亡者八千人
而降衆渡河

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票騎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票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頗遁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漂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爲列侯，益封票騎千七百戶。渾邪之降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

汲黯諫斬長
安令及賈人
與渾邪市者

官無錢從民贖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聞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事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

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闡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王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

詔減隴西北
地上郡戍卒
之半

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
漢既得渾邪土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
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四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
漢兵不能度募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
粟馬千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
私負從馬復四萬匹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
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票騎始爲出定襄當
單于搆虜言單于東乃更令票驃出代郡令大將軍

李廣請當置
于前青徙今

出東無導而

失道青責之

廣自殺

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
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王爵
都尉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爲後將軍皆屬
大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
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將
軍青旣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
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遠而水
草少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
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

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因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在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亦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乘六騾壯騎。

大將軍責李
廣趙食其失

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吏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

道... 卷... 十... 四...

道狀廣不肯
對簿遂自剄
而食其下吏
贖爲庶人

軍與百姓皆
悲李廣之歿

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
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
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
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
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其之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
無餘財援臂善射度不中不發將兵乏絕之處見水
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
此愛樂爲用及歿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
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歿贖爲庶人單

右谷蠡王自立爲單于既而真單于至乃去號

粟駘益封其所部路博德

于之道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歿乃自立爲單于十餘日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

李敢等皆封
侯而大將軍
及其軍吏率
則不得

出塞馬十四
萬匹入塞者
不滿三萬

任安不肯去
大將軍事票

等四人爲列侯。從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爲
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
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門官及私
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
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票騎
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
票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
官爵。唯任安不肯。票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
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畧何如耳。不

去。以。匈。奴。
未。滅。不。願。治。
第。

匈。奴。遠。遁。幕。
南。無。王。庭。

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票騎視之。對曰。匈奴未
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土。其
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旣還。重車餘棄。梁肉
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
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喜士。退讓。以
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
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
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
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

匈奴用趙信
計請和親

狄山忤張湯
爲匈奴所殺

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是時博士狄山議以爲和親便，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聞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

霍去病薨

伊穉邪死子
烏維立

是以後羣臣震懼無敢忤湯者

六年秋九月冠軍景桓侯霍去病薨天子甚悼之爲
冢像祁連山

元鼎三年匈奴伊穉邪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元封元年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

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

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

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

徑千餘里以見武節威匈奴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

郭吉使匈奴
而被留

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
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
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
見者、而留郭吉、遷之北海止、然匈奴亦讐終不敢出
上乃還

四年、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爲寇、遠徙北方、
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
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烏從其俗、去節入穹廬、
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漢使楊

匈奴王烏
言質二入朝
漢爲單于築
邸於長安

匈奴貴人
於漢單于統

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王，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信既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於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子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猗。

漢殺之亦留
路充國不歸

烏師廬年少
號兒單于

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騎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六年匈奴烏維單于歿子烏師廬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丘直雲中右方置酒泉燉煌郡

大初元年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大災畜多歿左大都尉使人問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卽兵來迎我我卽發上乃遣因杆將軍公孫敖

漢書卷九十九
匈奴傳第九十九

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

得
浞野侯趙破
奴爲匈奴所

二年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
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
還浞野侯旣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
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
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
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
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
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

元單于死季父
文响犁湖立

三年春正月匈奴兒單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响犁湖爲單于。單于遣光祿勳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從至廬胸而使遊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畧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畧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

四年冬，匈奴响犁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

元單于死季父
文响犁湖立

韃侯單于

恐漢來襲遂

常歸漢使路

支國等

帝厚賂單于
而單于反驕

且韃侯爲單于，天子欲因伐，究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且韃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天漢元年三月，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居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及

緜王、虞常等謀劫單于母，歸漢并殺衛律，因一人以告單于，而其謀遂敗。

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衛律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遂亡降匈奴。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爲丁靈王。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緜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

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燼火，覆武其上，陷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降之，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

衛律營蘇武
降匈奴武終
不屈

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汝決人死生，不

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今浞野侯趙破奴自匈奴亾歸。二年夏五月。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

趙充國以
上百餘人解
貳師之圍帝
拜爲郎中

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
師將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
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
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
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
灌復使因杆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路博德會
涿涂山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爲侍中善騎射愛人
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
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詔陵

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叩頭白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卿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

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卽亾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
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於延北，行三十日至浚
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
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卒，得士效力，上甚悅。拜步樂
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備，騎可二萬，圍陵軍。
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
戟，后行持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
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
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

李陵北擊殺

單于

漢軍被創
斬首三千餘級

陵軍復殺虜
數千人

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逆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

陵軍復殺虜
二千餘人

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
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
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
辱亾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
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輿
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
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
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
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尚三千

夢欲引去管
敢敬之追射
遂至得延
戰歿李陵不
得已屈降

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陘谷。單
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歿。不得行。昏後陵便
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
陵還。太息曰。兵敗歿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
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
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
人持二升糲。一片冰。期至遮虜障者。相待夜半時。擊
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
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歿。陵曰。無面目報陛下。

司馬遷言本
陵宜欲得當
轅上乃下遷
腐刑

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歿戰。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歿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歿敵。待人之效力。雖古

帝悔李陵無
救

名將不過也。身雖陷，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爲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口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

二年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懷棄市。

四年春正月，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

孫敖無功
軍還乃誣李

陵教單于備

漢帝遂疾陵

家

李陵刺殺李

緒

人出五原，因杆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
鴈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
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
連戰十餘日，遊擊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
歸，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
得生口，言李陵告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
上於是族陵家，旣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
陵也，陵使人刺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
大闕氏死，乃還單于，以女妻陵，立爲右校王，與衛律

諸事俱費用
事但陵不常
在單于左右

韃侯死左
大將以位讓
左賢王

皆貴用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

太始元年，匈奴且鞮侯單于歿，有兩子，長爲左賢王，次爲左大將，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爲有病，更立左大將爲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卽不幸歿，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歿，其子先賢揮不得代，更以爲日逐王。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

征和二年九月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

三年春正月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

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

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夏五月匈奴單于聞

漢兵大出悉徙其輜重北邸邳居水左賢王驅其人

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度

姑且水商丘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

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水虜

不利還去馬通軍出天山匈奴使大將儼渠將二萬

匈奴使李陵
儼渠追漢軍

皆不利引還

郭穰告祝詛
事遂至丞相
要斬貳師
降匈奴

貳師聽胡亞
夫言深入要
功乃殺左大
將

立焉。會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
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
詔載屈釐厨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
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
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
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
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
郅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
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衆傷甚衆。軍長史與決蛙都

長史等謀執
貳師貳師斬

單于尊寵貳
師在衛律上

尉輝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
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單于
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
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遂降
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宗族
遂滅

四年春三月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
侯千秋無它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
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爲人敦厚有智

詔深陳
既往之悔

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滅西國輔烏孫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用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數千人況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

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
我句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
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
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
郎爲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
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疆。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公
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爲吉。匈奴
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代行將於蒲山。必克。卦
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蒲山。詔之必毋深。

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詛軍事也。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

田千秋
侯

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張溥曰。漢武帝元光二年。帝卽位之八年也。其年夏六月。遣間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元朔元年。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等將兵擊却之。二年。青等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五年。匈奴入寇。青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爲大將軍。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擊敗匈奴。過焉支。至祁連

山而還。秋，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爲大司馬。蓋漢自元光六年以來，衛青有事於匈奴，至是凡八出矣。元狩六年，去病卒。元封五年，青卒。帝猶盛擊匈奴不止。及戾太子之變，始有悔心。輪臺詔下，不復出軍。時征和四年也。改元後元而帝崩矣。班固云：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

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及論匈奴，又云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留漢使以相報復。其言皆實。今猶躪之。然匈奴圍高帝媼，呂后有累世之讐。武帝復之，衛霍雖繇外戚起，帝任以戰事。至匈

奴遠遁。慕南無王庭。亦可謂義大齊襄之滅紀。
明同高祖之任人矣。且武帝久臨海內。單于數
死。軍臣死于元朔之三年。伊穉斜死于元鼎之
四年。烏維死于元封之六年。烏師廬死于太初
之三年。响犁湖死于太初之四年。且鞮侯死于
太始之元年。其間以弟代兄。以季父代兄子。年
歲不長。師旅罷困。皆天所以助中國之神靈也。
秦始皇既帝。使蒙恬北擊胡。收河南地。爲四十
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後世

雖咎其暴師之失而終享其亭障之利。漢武擊
匈奴功罪亦然。然文景之世有虜而治。哀平之
世無虜而亡。夷狄者誠聖人外患之資。而秦皇
漢武必謂盡滅之始可以安子孫。則志大而計
左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四終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五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武帝平兩越

闕越王擊南越邊邑南越上書帝為與負擊闕越

漢武帝建元六年秋八月闕越王郢與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為發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擊闕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

淮南王安諫

伐閩越上不

聽既而使嚴

助諭意

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翦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

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

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歿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嶺。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來。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歿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藺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未戰而疾歿者過半。親老流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

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渴不終其天年而歿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歿，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

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癘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

以誅歾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亾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內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畱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勑。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

通鑑綱目卷之十五
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皆不聊生。亾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生民之屬。皆爲臣妾。垂德惠以覆

露之。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正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諭領闔。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入海。皆曰善。

餘善謀殺其
兄郢致大行
而天子詔罷
王恢韓安國

兩將兵

餘善自立漢
因立爲東越
王與繇工丑
並處

卽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中郎將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上使莊助諭意南粵。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

南越王德漢
願入見爲其
大臣所阻

閩越。歿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
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還過淮南。
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
及。助旣去。南越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
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
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亾國之勢也。於
是胡稱病。竟不入見。
元鼎四年。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衛。在長
安。取邯鄲繆氏女。生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

嬰齊爲漢帝
衛旣立而不
肯入朝

南越太后復
與安國少季
通國人不附
而太后益欲

武帝璽上書請立膠氏女爲后，與爲嗣。漢數使使者
風諭嬰齊入朝，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人見，要用
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見。嬰齊薨，謚曰明王。大
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
霸陵人安國少季通，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
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
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
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
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

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
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
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
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
五年十一月南越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齋爲入朝
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仕宦爲長吏者七
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
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
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

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卽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閉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

呂嘉不肯附漢與太后隙

韓千秋奮請

擊之呂嘉等

遂反殺王王

太后并滅韓

千秋

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

帝封韓延年
穆廣德爲侯
下式請安南
越亦賜爵金
皆以風天下

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侯，穆樂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

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

僕出豫章下潁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
下離水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
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遣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
下牂柯江咸會番禺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
船者往歎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金六
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
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
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
敬奪爵者百六人

楊僕路博德
攻破南越蘇
弘得建德都
稽得嘉

六年冬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陘破石門挫
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
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
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伏波
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
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且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
以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郎
都稽得嘉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
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

漢以海越地
爲九郡

餘善聞樓船
請誅已遂發
兵反

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師還上益封伏波封
樓船爲將梁侯蘇弘爲海常侯都稽爲臨蔡侯及越
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囚人皆爲侯初東越王餘善
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
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
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
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
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
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

大農張成故
山州侯齒坐
畏懦誅

武帝以書敕
責楊僕激其
成功

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
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爲其伐前勞以書
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非有斬將
舉旗之實也身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
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
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
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
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
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明日

樓船軍卒轅
終古斬東越
徇北將軍

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梅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爲戈船下。濼將軍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元封元年冬十月，漢兵入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徇北將軍，故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

越衍侯建成
侯繇王殺餘
善降漢

封終古等七
人爲侯

詔徙東越閩
越之民於江
淮間

漢陽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上
封終古爲禦兒侯陽爲印石侯居股爲東成侯敖爲
開陵侯又封橫梅將軍說爲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爲
繚婁侯東越降將多軍爲無錫侯上以閩地險阻數
反覆終爲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
遂虛其地

張漣曰南粵王胡尉佗孫也服屬漢久迫于閩
粵天子爲發兵誅閩越王郢胡頓首感德遣子
嬰齊入宿衛恭順異它國矣胡薨子嬰齊立嬰

齊薨子興立僭璽內藏侍子無闕世樂奉蕃保
不失禮忽抗兵殺將國蹈破滅者繇中國之使
不得其人也。嬰齊后爲邯鄲穆氏女。少與安國
少季通。其國莫知。後位太后。心繫強漢。天子遣
一介之使。徵其入朝。母子必願奉約束。卽不入
朝。亦脩職如祖宗時。奈何遣少季行也。少季淫
者。通外國后。法當死。宥而不誅。可矣。遽啣帝命。
輕歷國都。復通穆氏。縱其游談。使少主蒙魯莊
之恥。國人懷文姜之怒。敵笏有刺。人豕將興。呂

嘉相三王宗。其能忍此乎。太后置酒。縱嘉以矛。王無意殺嘉。相持未發。韓千秋。膠。樂。賈。勇。直驅嘉等。決反。王與太后俱死。後雖樓船伏波。師邁雷霆。司馬越郎。功成折首。要于天子。懷遠之仁。討逆之義。兩無處矣。東越王餘善。閩越王郢弟也。郢擅擊南粵。帝命將往討。餘善殺郢。以謝天子。乃罷兵。漢立繇君丑。餘善復竊號。遂兼立之。自越。既平。憑險思逞。始殺兄。以爲利。繼背漢。以自雄。卒誅之者。非它人。故越衍侯。吳陽建。

戕侯教與繇王居股也。忍戕所親者，其親必反。
戕之死，且... 嘉矣。揚僕陷尋、陝，破石門，討
南越，功最多。帝復任以東越，恐其矜高，敕書責
以五過，僕謝罪效死。師行再克，漢高踞見黥布。
而英雄折心，孝武勅責楊僕，而大帥盡力，二帝
皆善將將者哉。

五過... 嘉矣... 揚僕... 破石門... 討南越... 功最多... 帝復任以東越... 恐其矜高... 敕書責以五過... 僕謝罪效死... 師行再克... 漢高踞見黥布... 而英雄折心... 孝武勅責楊僕... 而大帥盡力... 二帝皆善將將者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十